

· 环球视野丛书 ·

日本人来自何方·“太伯之后”·骑马民族国家
伦理是有理由的·天择、人择、结构选择·寻访福泽谕吉
走错鳗鱼店·解读“脱亚论”·日本的国粹·禅的世界·经典与经济·有姓有名
是国民义务·娇情与皈依·夫妻分姓运动·金庸登陆日本·大选之年
“介绍社会”·所谓“清富”·纵式集团社会

透视 日本人

盛邦和 著



文匯出版社

· 环球视野丛书 ·

盛邦和 著

透视 日本人



文匯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 伟

封面装帧: 周夏萍

· 环球视野丛书 ·

透视日本人

盛邦和 著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竞成印刷厂印刷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38,000

印数: 1-5000

印张: 6.5

ISBN7-80531-425-X / G·267

定价: 9.00 元

序

现在读者朋友手上的这本小书，是我关于日本的读书笔记与观感印象。博士生时期，笔者选择《黄遵宪与日本国志》为题始与日本研究发生联系。博士论文出版后，又出版《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近三百年中日史学与儒学传统》，走到中国研究与日本研究的边界线上。1988年至1991年有机会在日本爱知大学、东京大学从事研究。1996年至1997年东大再度。数年身历其境，当也形成感性认识。但水平与目力所限，对于日本，仅属“管见”，愧言“透视”，奉现本书，以求教正。现在，笔者正从事中日韩史学、思想文化比较研究，探求东亚近代以来精神构造异同及其对社会发展影响。并试想由此步入东亚、东方学研究的殿堂。

本书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日本人种的“来历”。关于这个问题，有说是南洋渡来，也有说是古代蒙古骑马民族后代。近来日本人赴中国云南考察观光者众，说是“寻根”。本书几篇小文略作谈论。关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日本人自说有“岛国根性”论；中根千枝教授有著名的“日本纵式社会论”，对本国“集团式”社会构造于国人性格形成，作十分深刻的剖析；又有学者提出“娇情日本人”的说法，影响也大。也有学者参加讨论，提出“内倾的日本人”的观点。本书一方

面介绍诸方观点，又在论“耻”，论“个性，集团个性”等文中发表己见。

这里要指出的是，本书所谓“日本人”，主要指日本普通国民。日本人民勤勉俭约、坚忍刻苦、重视团队合作。由此观察日本国民性格，当可理解日本同为亚洲民族何以能在明治维新之后领先实现近代化，同时也可认识其战后何以能如此快速复兴经济。再者，中日近邻，交往频繁，比较深入的认识日本人，于外交、商业、学术交流等诸多方面也不无益处。

性格与文化有关。本书论及儒教对日本的影响。禅宗的日本化，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题目。西学东来，日本既学习世界一切有用之学，使传统文化作适合近代的大幅更新，同时又极注重本国文化的再建。“井上圆了”、“冈仓天心”等文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作为一个史学史与思想文化比较史研究者，本人想表达这样的观点，即一国家，一民族当其实现近代化时，不可忘记同时实现民族精神的近代化，而民族精神的再建，须以固有优秀文化为其根柢。看我中华，正在努力发扬本民族文化精华，精心维护本民族“精神血缘”，避其“断流”，铸为支柱，由此必使本民族因其信仰力之雄大，敏锐精进，飞扬世界。中国正因有共仰之魂魄而有统一之民族，因有振奋之精神而有振兴之国家，因有坚定之信念而有坚强之国民。

多年来笔者关心东亚精神史学演化，因而也注意到日本走过曲折的思想道路。一方面，近代以来日本有识之士力主经济立国，反对战争。而其同时，如本书在论“脱亚论”一文中所叙，“国体史观”及一系列侵亚理论也一并出现，为近代

日本对内专制，对外侵略思想发端，最终引发战争惨祸。然而，社会前进，史鉴不远，日本人民反省历史，热爱和平，终为主流。大学园内，银杏树下，师生自觉组织讲座，批判不义之战，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关于对中国的态度，大部分青年表示：“日本文化受惠中国最多”、“对中国有亲切感”、“友好，为两国共同利益所在”。

在将写完这篇序文时，谨向先生表示滴水涌泉之意，吴泽教授是我导师，多年来教导扶助，带我入学术之门。在日期间，爱知大学名誉教授池上先生，哈佛大学博士、东京大学教授平野健一郎先生曾给我多方指导、关心。再有师弟井上聪博士也予亲切照料与学术帮助。

本书写作期间，母亲病沉，时写时停。贤妻张进仙于紧张本职工作之余，为本书核对文字，抄清书稿。兹并记于此。

客居孤旅，故国最亲。灯下握笔，唯念师友亲人。“窗前一夕梨花落，枕边夜夜唤儿声”，允此小书，作一束山野草花，献给慈爱的母亲。

盛邦和

1997年3月10日于东京大学，

时值关东地震频发。

目 录

序.....	(1)
日本人来自何方.....	(1)
“太伯之后”.....	(6)
骑马民族国家	(11)
博多故事	(15)
日本国号何时启用	(19)
《古事记》与《日本书纪》	(22)
日本的“中国学”	(26)
伦理是有“理由”的	(28)
劣等感的补偿	(32)
天择、人择、结构选择	(40)
“民智”与“民德”	(47)
像不像马丁·路德	(50)
寻访福泽谕吉	(70)
一个人和一本书	(79)
走错鳗鱼店	(83)
多彩的思想，多难的一生	(92)
冈仓天心与民众之心	(100)

解读“脱亚论”	(108)
日本的国粹	(117)
禅的世界	(125)
“修行”	(127)
“分”	(130)
热门话题“国际化”	(133)
儒教在日本	(137)
经典与经济	(142)
“耻”的涵义	(149)
“介绍社会”	(153)
有姓有名是国民义务	(156)
所谓“清富”	(158)
骆驼、狮子与婴儿	(166)
纵式集团社会	(173)
娇情与皈依	(179)
夫妻分姓运动	(184)
井上圆了	(188)
金庸登陆日本	(192)
西班牙有人姓“日本”	(195)
贝冢与绳文人	(197)
大选之年	(199)

日本人来自何方

“我从何方来，又向何处去？”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世界上每个民族的人们都会这样问自己，“何处去”是民族发展问题，属未来学。“何方来”则是民族起源问题。日本人对本民族的来源问题抱着格外浓厚的兴趣。而作为邻国的中国人对此也兴味浓郁。不是说中国与日本同文同种吗？那么历史的实态究竟如何呢？

东京大学前教授笠原一男将日本民族起源说归结为三类。第一种学说，是由明治时代学者提出的“人种置换说”。这种观点认为：绳文时代的“绳文人”是与现代日本人相异的先住民，或许就是现在日本少数民族阿伊努族人的祖先，后来，这些人因弥生时代外来移民的渡来而向北方移动，最后也许渐趋湮灭。

第二种学说是“混血说”。大正时代由以清野谦次为首的研究者通过对绳文时代的人骨研究而提出。这种学说认为“绳文人”是与现代人以及阿伊努人都不相同的独特人种。可以称他们为“原日本人”。而后，他们与从大陆、南亚等其他地域渡来的人种相混血，终开现代日本人种族先河。由此可言：绳文时代人是现代日本人的直接祖先。

二战时期，长谷部言等人又提出“变形说”，认为绳文时代人、古墓时代人等日本先住居民与现代人相比较，人种性质虽已发生很大变化，但现已掌握的材料还不足以说明现代

人种是先住居民“人种置换”或“混血”的结果。现代人之所以与绳文时代人在体质上发生巨大变化，乃多少年环境变化所致。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否认“绳文人”中有不少是从亚洲大陆迁徙来的移住民。

其实除上述三种学说之外，还有一种理论也是十分引人注目，这就是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说。此说盛行于战后，认为大陆北方系统的骑马民族在公元4世纪的上半期，经由朝鲜半岛长驱直入日本列岛，征服了该地以稻作文明为根基的先住民族，并建立王朝。以此得出结论：日本人乃由“骑马民族”与日本先住民族“混血”而成。关于“骑马民族说”，笔者在后篇中将有详说。

最近，笔者重读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颇得启示。坂本先生是日本老一辈史学家，曾任东京大学教授与日本史学会会长。他在书中主张探究日本人起源，当从语言研究切入。他通过对日本语言形态的研究证明，大约在石器时代，有一支从欧亚大陆北方向日本移动的种族，经过库页岛与北海道，来到日本列岛定居，这个人种与以后迁来的阿伊努人、南方系人种互相混血，稍后一些，又和经由朝鲜半岛迁来的大陆民族混血。接着，进入有史记载年代后，又有不少人从中国、朝鲜迁来列岛，最后形成日本民族。

这里，坂本虽承认日本民族混血而成，但强调依然有其人种主体，其主体便是“欧亚大陆北方民族”。坂本是通过对本国语言特征的研究，得出上述结论的。

他说，日本人对本国语系研究历来活跃，观点纷陈，林林总总，但不外乎为南洋语系说、阿伊努语系说、雅列安语系说、乌拉尔-阿尔泰语系说、太平洋语系说等等。坂本强

调“最可以肯定的说法是乌拉尔-阿尔泰语系说”。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同印欧语系、含米特-闪语系、汉藏语系等并列为世界十大语系之一。坂本继续说：这个语系分外乌拉尔与阿尔泰两派。乌拉尔派分为芬兰-乌戈尔语群、萨摩耶语群。阿尔泰派分为土耳其语群、蒙古语群、通古斯语群、朝鲜语等，后者分布在从东欧到北亚中亚一带，从语言形态看属于胶着语。

坂本又引用明治末年藤冈胜二博士的研究成果指出，日本语与乌拉尔-阿尔泰语表现出以下诸特点：修饰语置于被修饰语之前；宾语在动词之前；疑问句在句尾有表示疑问的助词，语法上没有性的区别，在音韵组织上词头没有重子音等等。这一切都证明日本语与乌拉尔-阿尔泰语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经过上述论证，坂本最后的结论是：他赞同这样的见解，即在石器时代早期，有一支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种族，长途跋涉，由亚洲大陆北部一直向东，经库页岛、北海道而到达日本，由此日本民族及其文化得以形成与发展。

综述以上，笔者认为日本学界的“日本人种说”可以再归纳为以下诸类：一、明治时代的“人种置换说”。二、大正时代以清野谦次为代表的“混血说”。三、二战时代以长谷部言为代表的“人种环境变形说”。四、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说”。五、坂本太郎的“语言实证说”。

分析以上诸说，其共同点是五说都承认日本在旧、新石器时代已有原住居民。另外除第一说之外，其他诸说实际上都承认日本民族乃“混血”而成。笔者觉得混血说较为合理，而“置换说”还需等待更确凿的资料以求实证。日本人种五说

最大的抵牾之处在于日本的居民即“先土器人”与“绳文人”从何处而来。诸说皆论日本人为日本“土生土长”或“混血”而成，唯江上波夫认为从“欧亚大陆北方”迁徙而来。江上波夫如是说使笔者想起中国学界也曾出现过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大胆推断中国人种源于中亚细亚或西北亚细亚。当然“北京猿人”等中国早期原住人的确认，已使该说不攻自破。

笔者接受上述诸观点启发，查找资料加以思考，也想陈述己见，以待教大方。

首先，笔者认为日本早在“洪积世时代”就存在着“日本人原人类”，并出现先土器文化，笔者将此观点归纳为“日本原人说”。

第二，坂本太郎“日本人西来说”即“日本原人”来源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人类”的说法可以商榷。笔者赞同日本原人源于中国华北，与中国远古华北古人类属同一人种。可称为“日本原人华北说”。

第三，在推断日本原人为中国华北人种后，继而说明日本人种有过多种混血而最后形成。“多重”表现为以下的线路：日本原人（先土器人、绳文人）→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人的东迁、混血（参考坂本说）→秦、汉时代中国人渡日“归化”混血→公元4世纪中国北方“骑马民族”进入日本，再次民族混血。以上可称为“日本人多重混血形成说”。此说要补充的是，除上述多重混血外，东南亚（古代爪哇、印度尼西亚）渡海至日本以及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渡日作民族融和的可能也不排除。

第四，笔者还提出“人种与语言文化形成区别说”，即不能用语言研究替代人种研究。语言文化（包括宗教、精神、

伦理)形成与人种形成当区别对待,分开研究。

第五,在提出“日本人种多重混血形成说”同时,提出“日本文化层累输成说”。其“输成”过程为:A、工具文化(石器、青铜、铁器)接受期→B、稻作文化(也包括筷子使用,豆腐等食物制作)接受期→C、语言文化接受期(本土日语及其文法形成)→D、中国汉字接受期→E、中国儒教与印度佛教接受期→F、西方文化与“外来语”接受期(近现代)。“日本文化层累输成说”将有助于对日本人种作实证与思辨探讨。

以上人种五说,不可能在此短篇中展开。总之日本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此为“日本原人”,日本原人源于中国华北,然后经多次混血而成现代日本人。

“太伯之后”

笔者写作《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翻阅熊泽藩山著作时，注意到“日本人来源”诸说中还有一种“太伯之后”说。这一学说认为，天皇血统与中国古代贤人太伯有联系，日本人乃中国太伯子孙后裔。这是怎么回事呢？

熊泽藩山是继日本阳明学开创者中江藤树之后又一著名的阳明学者。他著有《三轮物语》，通过记“社家”、“公达”、“老翁”、“客”等多人对话，阐述神道、儒教、哲学多方面看法。其中记“社家”言论时说：“日本帝王祖先乃为姬姓，中国圣人太伯之后裔也。”“老翁”则说：“故天照皇乃为太伯”，“由太伯相传，乃得人道”。藩山借“社家”、“老翁”之口传播了“皇祖太伯说”。藩山另著有《泰（太）伯传》。其中，也明确指出“唐土（中国）书记日本乃吴太伯之后”，中国史书（《晋书》与《梁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信而无疑。

查中国正史，《晋书·倭人传》中有以下的字句：“日本户有七万，男子无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谓太伯之后。”太伯为周太王的长子，据传周太王有三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最幼季历而最贤。太王意欲立季历。太伯、仲雍为此相继出避至荆蛮之地。太伯立国号“勾吴”。故“太伯”又被称

“吴太（泰）伯”。^①

中国现代中日关系史专家缪凤林认为：“按《唐书》、《晋书》皆唐人修。盖勾吴断发文身，日人与之同俗，其使人来中国，遂附会而言之。后醍醐之世，圆月作日本史，以吴伯为始祖，献其书于朝，诏焚弃之。见《蕉了子抄》。灵元主时，林恕撰《本朝通鉴》曰：日本始祖，吴太伯之胤也。源光圀驳议曰：‘称曰尔吴之后，则神州大宝，不免为异域附庸，岂不悲哉。’遂削之”。^②

追溯历史，“日本皇祖说”一直是日本学术界关注的论题。如上述引文所称圆月作日本史曾阐述过这个观点，林恕撰《本朝通鉴》也持同说。至近世之初，日本幕府时代的儒学教头林罗山考虑过这个问题，其子林鵲峰也曾关注此说，婉转其辞，称此说宜为“私说”，而不宜为“公说”。当然，这种学说确实不可能在日本获得“公说”地位。如圆月的日本史见弃于火。《本朝通鉴》中的“始祖太伯说”也遭水户藩主、水户学的倡导者源光圀批摘。

笔者认为日本人为中国吴太伯后裔说法似为附会。正如缪凤林所分析，吴太伯出奔南方，断发文身。日本人来吴，见习俗相近故牵强之。另外，当时中国为东亚文化中心，而日本尚属开发之初，出于仰慕中国也有可能将自己说成吴太伯子孙。

①《史记》：“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中华书局本第115页。

②见汪向荣、夏应元《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第28页。

孔子《论语》记载：“子曰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既然孔子也认为太伯具备“至德”，古代日本人尚处草昧，乐于将圣德之圣奉为先祖，以此证明日本为道德礼义之邦。

但是，在我们对“太伯之后说”表示疑义时，也应看到，在日本民族“混血”式的形成过程中，古代中国人进入日本列岛是不可忽视的事实，譬如移民日本的“秦人”、“汉人”子孙的大量繁衍，融合成日本民族的一部分。日本《姓氏录》（公元815年成书）曰：“仁德天皇时，秦氏流徙各处，天皇使人搜索鸠集，得九十二部一万八千七百六十人”。^①日本学家严绍璁先生说，今天日本人姓氏中有一姓读若“Hata”，其义为“织布的机械”。一部分中国人把纺织技术传到日本，结果取了这个姓。又据《日本的中国文化》（神田秀夫著）载，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曾有大量吴国难民渡日至日本九州，后融入日本血统。“吴太伯之后”的说法是不是与这些中国吴地移民后裔有关呢？又，日本和服又称“吴服”，日语发音中有“吴音”，这些也都能激发中日学者进一步考证“吴”与日本之古代交通关系。

由“太伯之后说”，笔者联想到韩国的“箕子朝鲜说”，最近笔者读到李光涛先生所著《中韩民族与文化》。李先生倾注长年精力，精读韩国《朝鲜实录》等文献，从中看到韩国人曾以“中国箕子之后”为荣。他说：当殷之亡，周之兴也，箕子受武王之命而封于朝鲜，是为后朝鲜之始祖，传四十一代，享国九百年左右。

李光涛认为上述说法在朝鲜宣祖实录内“曾经大书而特

^①参见严绍璁：《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14页

书”。他举例：“二十五年壬辰（万历二十年）十月庚寅，礼曹判书尹根寿面启国王有曰：‘骆参将（尚志）待我国人甚厚，常曰：箕子汴梁人也，汝等同是中国人也。’”（卷三十一页三）

《成宗实录》中更有精采生动的记录。十九年戊申（弘治元年）三月丁卯，远接使许琮驰启曰：新安馆设天使慰宴时……正使曰：箕子之坟与庙在乎？吾等欲拜焉。答曰：坟则远在城外，今不可到，庙则在城内矣……入庙中见东明王神主，曰此又何也？曰：此高句丽始祖高祖蒙也。曰：擅君之后，何人代立？曰：擅君之后，即箕子也。（《成宗实录》）

笔者又查《仁祖实录》，也有这方面的记录云：“十一年癸酉（崇祯六年）十月戊辰，平壤幼学杨懿元等上疏曰：‘我太师箕子，君兹东土，教以八条……免于夷狄之乡，得为礼义之邦’。”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朝鲜“箕子之后”说不能定论，仅为传说。古代朝鲜人自认为人文状况落后中国，为“免于夷狄之乡，得为礼义之邦”，遂自称“箕子之邦”，又认为将本国与箕子挂上钩便可“于国有光”，于是有“箕子之后”说。只不过透过朝鲜“箕子之后”的传说，我们倒可以探知中朝古代的人员迁徙交流情况。也就是说中国箕子所生活的时代，内陆曾有过一次古人东迁朝鲜的历史，到后来，又有“秦之人，避苦役适韩国”（《魏书·东夷传》）。秦吞六合，肆行虐政，当时就有不少人迁至朝鲜半岛，与当地人融合后形成“辰韩”，故“辰韩”也称“秦韩”，自称“秦人后”。

回过头来说，既然“箕子之后”说，是当时朝鲜为了证己